

新水令

趙景深本輯
北新出版本

豈不聞舉頭三尺有神祇

土地。想着那應舉去了的折桂郎。那厮做了箇

情情的打家賊。喏別話兒休題。王魁才可招取。俺

神廟說來的誓（反行船）我望着正面兒尊神忙

哎呀長吁了兩次。三面辦着我一點虔心。閣着

元人雜劇輯逸

俺那送行的田
雷但行處禍福

趙景深校輯

元人雜劇輯逸

北新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付排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元人雜劇輯逸 實價伍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安貴陽溫州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序

我國韻文有三個極峯，即唐詩、宋詞和元曲，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元曲據太和正音譜所錄，雖有五百三十五本，但至今尚有全本給我們看到的，不過一百三十本左右罷了。

(元曲選、古今雜劇三十種、元明雜劇、新續古名家雜劇、元人雜劇選、緋衣夢、不伏老、西遊記、西廂記) 此外我們還可以在曲譜和曲選裏找到一些殘文。但是這些殘文都是零碎碎的，散見各書，不便閱覽；並且時有錯誤，真偽莫

辨。我喜歡元曲，覺得這些殘文讓牠像散沙似的，分佈各處，實在可惜，所以想把牠們聚集在一個小盤子裏。雖然仍舊是一盤散沙，那些雜質却被我濾去了。我的見聞不廣，根本沒有什麼藏書；做這件工作，實在不配。不過，等待了許久，看看至今還沒有這樣一本書出版，等不及了，祇好自己來弄。請讀者原諒我這個熱心者吧！這初步的工作對於將來作同樣工作的人或許可以省點勞力，也未可知。

我所根據的書，說來寒儉，不過五部。起初只看到太和正音譜和北詞廣正譜，便大胆的編了一個輯本。後來向復旦

圖書館借來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又增加了一些。商務影印的
雍熙樂府出後，又增加芙蓉亭、流紅葉、箭射雙鷗、王魁負
桂英、翫江樓、貶黃州、范蠡歸湖、變巴嚬酒、夢斷楊貴
妃、哭秦少游、蘇武還鄉（兩折）、鴛鴦塚、雲窗夢等十四全
折。最後向振鐸借到詞林摘豔，又添上雲窗夢二折，外秋夜
竹窗雨和杜鵑啼各一折。這五種書都有影印本或抄印本。其
他罕見的曲譜曲選如南北詞廣韻選、風月錦囊等，我都不曾
輯集進去。嘗鼎一臠，聊以快意而已。

又據北詞廣正譜目次後的套數分題可看到下列六折是我

所完全未曾見到或一部分未曾見到的：

一、鮑天祐王妙妙死哭秦少游 正宮端正好、滾繡球、

倘秀才、滾繡球、倘秀才、滾繡球、寒鴻秋、脫布衫、小梁州、白鶴子、快活三、朝天子、四邊靜、上小樓、滿庭芳、十二月、堯民歌、耍孩兒、煞、煞尾（我僅輯有煞尾）

二、李取進欒巴喫酒 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倘秀才、

醉春風、迎仙客、十二月、堯民歌、朝天子、上小樓、紅繡鞋、快活三、鮑老兒、剔銀燈、耍孩兒、煞、尾聲（未見）

三、無名氏跨海征東 正宮端正好、滾繡球、快活三、

朝天子、四邊靜、齊天樂、紅衫兒、煞尾（未見）

四、無名氏詛詛旦 中呂粉蝶兒、醉春風、紅繡鞋、窮

河西、播海令、古竹馬（我僅輯有後三調，前三調未見）

五、鄭德輝月夜聞箏 越調鬪鶴鶉、紫花兒序、送遠

序，寨兒令、小桃紅、鬼三台、金蕉葉、調笑令、禿厮兒、
聖藥王、紫花兒序、東原樂、綿搭絮、拙魯速、收尾（我僅
見送遠行、不作送遠序鬼三台、綿搭絮、拙魯速四調、餘未
見）

六、陳以仁存孝打虎（當卽十八騎誤入長安）越調鬪鶴

鶉、紫花兒序、金蕉葉、調笑令、禿廝兒、聖藥王、雪裏梅、古竹馬、收尾（我僅輯有古竹馬及其么篇）

也許在李玄玉編北詞廣正譜時還能看到這六折的全文，也許這六折的全文在別種罕見或比較不易得到的曲選裏，所以李玄玉能夠抄出套數的次序。倘若我能看到這六折的全文，我該是多麼的高興呵。

北詞廣正譜目次後的套數分題還有六折是我也輯得有的，不過都不大相同。例如，朱經的鴛鴦塚黃鍾套，雍熙樂府本古水仙子下即緊接尾聲，北詞廣正譜在古水仙子下却多

出古寨兒令、神仗兒、節節高犯、掛金索四曲，然後纔是尾聲。古寨兒令幸有北詞廣正譜逸文補入；其餘三曲，已不可見。白樸的流紅葉正宮套，雍熙本快活三與紅繡鞋倒置，並缺牆頭花一曲。王實甫的芙蓉亭仙呂套全同，惟最後一曲，雍熙作尾聲，北詞廣正譜作賺煞。石子章的竹窗雨仙呂套，雍熙本在寄生草下缺賞花時、勝葫蘆、醉中天三曲。尙仲賢的王魁負桂英雙調套，雍熙本新水令下缺步步嬌和駐馬聽，折桂令移置於胡十八、沾美酒、太平令以前。太平令、折桂令以下就簡直不同了：雍熙是川撥棹、七弟兄、梅花酒、收

江南和尾聲，北詞廣正譜却是梧桐樹、三煞、太平令和鴛鴦煞。白樸箭射雙雕中呂套雍熙本缺尾聲。從以上的比勘看來，可見六折之中，除了芙蓉亭外，沒有一折不是偷工減料，缺漏一曲以至四曲的。

像鴛鴦塚那樣，有套數分題做根據，還可以補一曲古寨兒令進去。倘若沒有這種方便，又無一定的規律可尋，即使找到遺漏的曲文，也不知插在什麼地方纔好。北詞廣正譜裏有王妙妙死哭秦少游的佚曲一支：

（雙調小陽關）空沒亂怎措手？無發付滿懷愁。你有國

難投，我有志難酬。咱好夫妻不到頭。

我在雍熙樂府輯得雙調新水令一套，依理這一曲小陽關也應該在裏面，偏偏就沒有！究應插在何處，很難解決，只好抄在此處待考。因為雍熙樂府較早出，北詞廣正譜遲出；也許雍熙倒是古本，常由後人增加數曲也說不定。（例如臧晉叔元曲選常比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多數曲）

同例，無名氏的雲窗夢仙呂點絳脣套，有一曲村里迓鼓見於北詞廣正譜，也是雍熙全套裏所不曾收進去的：

（仙呂村里迓鼓）則俺二人評論這百年姻眷，這處婆又

走到來好不與人行方便。待教俺蝶避了蜂，鸞去了鳳，鶯離了燕；鏡破了銅，簪折了玉，瓶墜了泉：俺直恁的緣薄分淺！

這也不知放在什麼地位好。村里逐鼓常與元和令、上馬嬌連用，雲窗夢第一折偏又沒有元和令與上馬嬌，於是村里逐鼓要上馬也無從上起，遑論「嬌」矣！

照上面所說，北詞廣正譜多可補雍熙之失，似乎北詞廣正譜很可靠了，但也不盡然。關於元曲輯逸一方面，至少有三點是錯誤的：

一、月夜聞箏誤入兩曲 月夜聞箏越調套用的是齊微韻，怎麼會跑出寒山韻來了呢？原來漏刻了幾行。寒兒令第二格題下的曲文缺掉，黃薔薇則有曲文而無題目，於是張冠李戴，把寒兒令戴在黃薔薇頭上。黃薔薇不知是誰作的，既被誤戴了月夜聞箏的冠，下面慶元貞的「同前」也就可以一誤再誤的錯下去，認為也是月夜聞箏了。目次是：寒兒令、黃薔薇、慶元貞並列，而內容却是：

（越調寒兒令）

雜劇 鄭德輝撰月夜聞箏

步秋香逕晚，怨翠閣衾寒，笑把霜楓葉揀，寫罷衷情

興懶。

（慶元貞）

同前

幾年月冷倚闌干，半生花落盼天顏。九重雲鎖隔巫山，休看作等閒，好去到人間。

北詞廣正譜越調卷又無其他的寒山韻可考。究竟這兩曲是誰作的？是套數還是雜劇？只好待質高明。

二、箭射雙鵬誤入西廂曲文 箭射雙鵬一看題目就知是武戲，北詞廣正譜竟收入下面一曲：

（雙調新水令）晚風寒峭透窗紗，控金鈎繡簾不掛。

門闌臨暮靄，樓閣斂殘霞，恰對菱花，樓上晚妝
罷。

頗爲可疑。完全是女子口吻，不類李克用或周德威。恰好這
是雙調的第一曲，有首句可尋，我便檢查雍熙，發現這是西
廂記的曲文；再看孫楷第等的輯本，果然不錯。

三、兩鬢皤然矣誤認爲雜劇 我的初輯本曾經上過當

把侯正卿（克中）的這個套數當作雜劇，並大書「曲錄未著錄」
字樣，認爲是新的發現；後來翻檢太平樂府，方知這是套數
客中寄情，首句就是「鏡中兩鬢皤然矣」。北詞廣正譜刊本多

誤字，商政叔的「萬木爭榮」套在目次中也當作戲劇了。

可見輯錄元曲也很麻煩。倘若我們貿然把上面三節裏所說的曲文都當作已佚的元人雜劇，那就糟糕了！

因此，是否元曲佚文，這斷定也就不易。其中有六種是我憑臆測斷定的，尤其是後二種：

一、馬致遠劉阮誤入天台洞 不是已有全曲的王子一劉晨阮肇誤入桃源，因為王子一全劇中沒有『筵前一派仙音動』

(雙調收尾)

二、費唐臣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與元明雜劇所收的赤壁